

岁

林

月

如

流

是

情



个陌生男人的来信

正宗正版



珠海出版社

——岁月流情——

一个陌生男子的来信

林如是 著

珠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| CIP | 数据。

岁月流情/林如是 著

ISBN7-80607-329-9/ I · 178 ¥49.00 元

I. 岁…

II. 林…

III. 言情——小说——当代

IV. 1247.5

岁月流情——一个陌生男子的来信

林如是 著

责任编辑：唯 唯

装帧设计：可 天

出版发行：珠海出版社

电 话：3354041 邮政编码：519015

印 刷：乐昌市印刷厂

开 本：850×1168MM 1/32

印 张：35 字数：550 千字

版 次：1997 年 8 月第 1 版

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20,000 册

总 定 价：49.00 元（每册定价：9.80 元）

岁月流情

1

“爱你爱你爱你爱你爱你爱你爱你爱你……”

信是用打字机打的，电脑打字，七十二级的粗黑字；十六开大的白纸上只有这一连串惊心动魄的潜情符；除此之外，别无其它任何文字记号。

黎湘南从桌上拿起信，手指微微在发颤。她凝视了信一会儿，似乎在考虑，也像是在犹豫该不该将信再放回桌上；这时门突然开了，她急忙将信塞进口袋里，很快转过身面对着进来的人。

“嘿！高先生！”她的声音异常高亢，显示她内心的紧张。

“对不起，让你久等了。”高日安轻轻关上门，淡淡扫了黎湘南一眼，指指室内的沙发，同时自己走向她站着的那张桌子说：“坐！不必太拘束。”

黎湘南手脚僵硬，很不自在的走向沙发，端正地坐着。那张沙发是经过特别设计的，可躺可坐可卧。

“尽量放轻松些，别太拘束。”高日安走到沙发这

一个陌生男子的来信



岁 月 流 情

。 。 。 ● ● ● ● ● ● ● ● 。 。 。

边来。“或许你可以试着躺下看看，它会帮助你放松你的神经。”

黎湘南一迳地猛摇头。高日安撑着下巴看她一会，然后拉过一张椅子坐在她对面说：“好吧！我也不勉强你。对了，你是不是带了什么东西要跟我分享？有什么事随时告诉我，别放在心里，我会帮助你。我的职责就是帮助你，不是吗？”

黎湘南瞪着高日安看了一会，看到他鼓动性的眼神，终于将口袋里那封信拿出来交给他。

高日安是她的心理医师——严格的讲，是她的心理分析兼咨询师；他是心理学家，专门研究“行为心理学”。她父母离婚后，经过朋友辗转介绍将她带到他这里，说好只是辅导她重点作心理建设以适应父母离婚，家庭碎裂的状况；不是什么病人，所以不会留下任何病历或纪录。

也就是说，她不是来看病的，更不是来作什么心理治疗，而是以“朋友”，或者其它什么身份，反正是“病人”以外的身分来接受他的“辅导”而已。

但是她讨厌他，讨厌他的办公室——贴切的说是讨厌出入他办公室的感觉。那让她觉得自己真的像一个精神病或心理异常的人；但是她知道，她是个绝对正常的人，不管心理或生理方面。

一个陌生男子的来信

虽然高日安一再强调，他是个心理学家，不是精神病医师，主要在从事调查研究的工作，而不是治疗病人；接受她的父母的委托“辅导”她，只是想“帮助”她；他从不认为她有什么必要觉得困扰的，他只是跟她聊聊天，聊聊天而已——

但是她还是不欢不喜。在好的想法里，心理学家和精神医师没有什么差别，心理分析更是和治疗精神病没什么不一样。每走进高日安的办公室，她无法不联想到“疯子”、“疯人院”等那些灰沉沉的异象。

高日安沉默地看着信，抬起头以深沉的眼珠看了黎湘南一眼，慢慢将信交还给她，说：“这封信很特别，但怎么没有收寄人的姓名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昨天上完舞蹈课后回家，整理东西时，就在袋子里发现了这封信。”

“你记不记得有些什么人接近过你的袋子？仔细想

岁月流情

。 。 。 ◆ ◆ ◆ ◆ ◆ ◆ ◆ ◆ ◆ ◆ ◆ ◆ 。 。 。

想，储物柜，或者你在和人聊天时在你身边的人”？

黎湘南侧头想了想，然后摇头。

“没关系。”高日安说：“也许是有人恶作剧或开玩笑，你不用将它放在心上；不过，如果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，立刻通知我。”

“嗯，也只能这样了。”黎湘南点点头，慢慢把信撕掉。

高日安看着她冷静的表情，一时无从判断她此刻内心的感受。他还捉摸不清她真正的心思和个性。

一个星期见面一次，每次两小时的时间，两个月下来，他其实认识她加起来还不到一天的时间。每次的谈话，在她父母的坚持下，又都未做记录，是以他还是掌握不了她的心思和真正的个性。

黎湘南看起来内向、安静、沉默；她不多话，有些自闭，正是临床研究上，父母离婚家庭破碎下的孩子容易产生的行为现象。

但那只是表面。他有一种直觉，她不喜欢他，而以沉默少言拒绝他——也可以说是对她父母的一种抗议。他明显感到她讨厌踏入他办公室的那种情绪，以及拒绝他的种种心态。比如说，她从不肯躺在沙发上，放松情绪和他聊天。她总是端坐在沙发边缘，以充满戒备的神情和他对谈；还有，她从不主动和他谈话，总

他见过许多临床案。有些女孩乍到陌生的环境，一双眼大都不安的瞟来瞄去，显示内心极度的不安全感，经他委言婉语才会渐渐安下心来；有些则嘴巴不停，喋喋不休的，神经兮兮的说个不停，这便是所谓歇斯底里的倾向，这类患者是敏感的，机灵的，以及神经质的。很少人像黎湘南这样，张着清澈的大眼睛以及冷静脸，看不出任何表情也窥透不了任何心思。

那时他心里就明白，他接下了一个麻烦。

一个陌生男子的来信

看起来一切都还很正常；但就在她父母离婚后，她失踪了一个星期。七天后她回家，绝口不提失踪的事，仿佛没发生过什么事似的，仍照常过着日子；但就此不再去学校。

简单说，她不信任他。

她从未对他说过她家里以及父母的事，他问她想不想说，她反问他有什么好说。据她父母表示，当她知道他们离婚时，她的反应竟是点点头说“离婚了？很好，多年的便秘一下子都泻出来了，不是很棒吗？”说得她父母面面相觑。然后她就失踪了。

他还不了解黎湘南真正的个性，但他知道，她绝不是像他表面所看到的那样。他觉得真正的她，藏了万种风情。

她没有十七岁女孩的天真，却有二十七岁女人的世故。有一次他叫了她的小名，她的反应竟是尖酸犀

岁月流情

利地讽刺。她说：“你可以叫我‘小姐’、‘黎小姐’，当然也可以连名带姓叫我‘黎湘南’；但，拜托，请不要倚老卖老，喊我什么‘小南’、‘湘湘’、‘妹妹’之类的，很恶心的。再说，我看你没那么老嘛！而且这种怀有暗示的称呼，让人听见了，会怀疑我们的关系。难道你的老婆或女朋友没有告诉你吗？不要对女人说些有试探或暗示的话。”

他不知道她说这些话，装腔作势的成份有多少；但这是她唯一对他说过最长，也是稍微暴露真个性的话语。她实在像一个谜，令人捉摸不定；而他真想知道谜底。

“说说你最近的情况好吗？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？”高日安清清喉咙说。

“没什么好说的，还不是吃饭睡觉。”黎湘南耸耸肩，端坐的姿势稍稍松动。

“没关系，说出来聊聊。”高日安微笑地鼓励。

黎湘南想了想，指指自己的鼻边说：“对了，这几天鼻子附近长了颗好大的青春痘，又红又痛，又麻烦又讨厌。”

“真的吗？我看看……”高日安倾倾身子探过脸看了看，笑笑说：“别紧张，红肿已经消失了，看样子不会留下疤痕。长痘子是青春的象征，不用太担心，放

岁月流情

宽心，放宽心就没事了。”

“是吗？你脸上也有那些“青春的遗迹”吗”？黎湘南面无表情地看看高日安。

“以前有，但已经随时光淡淡而去。”高日安仍然笑着说：“我不擅于处理“古迹”，所以不敢将那些青春的痕迹保留太久。”

“哦？”黎湘南眼神充满了讽刺的味道，但没有笑。“说的也是。我看你真有艺术鉴赏水准！是不是一个人老了之后，或者世故社会化深了以后，就不会再有初恋的心、赤子的情，不喜欢欣赏自然古朴之美，而只迷恋人工化精致制造品？”

这些话说得刻薄又尖酸，含沙射影，明讽暗喻，不该是十七岁单纯的脑袋说的话。

高日安很轻易就听出黎湘南话中的讽刺，也读出她眼里的那抹讥诮，知道她指的“人造品”是在说舒晴。

舒晴是高日安的未婚妻，长得相当艳丽。她是舞蹈学院的老师，不过她从没教过黎湘南。黎湘南从小学的是古典芭蕾，后转学爵士和后现代舞；舒晴教的一直是社交舞，所以两人一直没有正式碰过面，仅偶尔在更衣室或走廊上相遇。自从黎湘南到高日安这里接受心理辅导后，她才和舒晴非正式地认识了。

O O O O O O O O O

一个陌生男子的来信

•
•
•

因此，听见黎湘南这些尖酸刻薄的讽语，高日安并没有情绪上的波动。他思及她的家庭状况，直觉认

岁月流情

为她应该不是专为舒晴而语出讽刺。果然，黎湘南接着又说：“像我爸，贪的一直就是我妈的美丽；等她年老色衰，他就得天天面对鸡皮黄脸婆，实在看不下去，就随便找个什么个性不合的理由搪塞，离婚了事。我看过他那个后妻，的确年轻又美丽，还真与你那个后现代精制品有异曲同工之妙。男人就是这点奸，标准的感官动物！”

高日安并不惊讶黎湘南会说这种鄙劣意识这么强的话，虽想引正她的偏颇观点，但她难得说这么多话，还主动提起她父母和家里的事，因此只是静静地听，并不打岔。

“至于我妈，”黎湘南继续说道：“她也算挺有骨气的。我爸像丢垃圾一样甩掉她，她也不吭声，反正她有事业可倚靠，可以再找第二春。女人如果有钱有地位有成就，男人就会像蜜一样粘过来。她跟我说了一大堆废话，总之她恍然大悟，她也要学学那些妖冶女郎的故弄风姿——当然，没有那么糟，我只是打比方。

“她跟我说，她重新再自修，懂得修饰自己，肯定自我，看男人的眼光逐渐在改变，了解到如何和男人相处成为朋友。我不知道她说这些话时，安慰自己的成份有多少。她就是不服输。但是再坚强的人，一旦

岁月流情

遭受否定，难免会自暴自弃自寻堕落。你就没看到她在酒吧、餐厅中找男人的那种惨状。她也是年轻美丽过；向来养尊处优的女人，我不懂，她怎么会不顾羞耻到那种地步！

“可是我一点也不同情她。”黎湘南说到这里，甩了一下头发，背渐渐放松，靠在沙发上。“她没有认清我爸那种男人的本质，只贪图他的多情温柔，那是她瞎了眼。他们离婚时，她一个子儿也没跟我爸拿。她说她不要我爸的施舍，那是最起码的尊严。她还说那是她的自尊骄傲，但我却认为那叫笨。我跟她说她应该跟我爸拿一大笔赡养费，然后用那些钱去养一个小白脸。”

“她不肯听我的，我就找我爸要了那笔赡养费。我爸倒是很大方，不过我想他一定不会让他后妻知道。现在我跟我妈住在一起；我爸一直叫我去他那里。我怕他将我拐走，成天到晚担心。他们俩是管不住我的，什么监护权，只是狗屎，那是法律上的事；不过，我是他们的女儿，当然会一直跟着他们，尽管他们离婚了。”

“我爸当然知道这点，他知道我并没有比较偏向那一个，他一直渴望我搬去跟他住；但你知道，我不能丢下我妈。我妈是个彻底的失败者，我即使不同情她

岁月流情

也必须陪着她。可笑的是我爸那个后妻；我还没有踏进我爸家那个门，她就紧张兮兮，怕我抢走我爸对她的爱。难怪她担心。我爸很爱我，因为我是这世上和他唯一有血缘关系的人，我的身上流有一半和他相同的血，甚至是相同的温度。”

黎湘南说到这里，已躺在沙发上，闭着眼，像是躺在棺材里一样的安静。她轻轻启齿，说得很慢。

“从小我爸就是钟爱我，甚至超越了我妈。我记得小时候，我妈还为此跟我爸吵架，骂他不正常。不管怎样，我爸爱我宠我是不争的事实。以前还住在一起时，他回家一定先抱我亲我，然后再亲我妈。很多人都以为我爸对我的爱是不正常的、乱伦的感情；只有我知道，他爱我，其实只是他自恋的缩影，他最爱他自己，而我体内拥有一半的‘他’。”

“他那个后妻也了解我爸对我超乎寻常的爱，对我非常惊恐，深怕我分了她好不容易才到手的财富——是的，她担心的主要是这个。她一心以为只要她为我爸生个孩子，我爸就会将他对我的宠爱转移到她和她孩子的身上。那个白痴！她不知道我爸除了我，根本不可能有其它的孩子。他精液里精虫的数目和活动力异常地低，我是亿万分中的奇迹；除此之外，我酷似我爸，也不是轻易制造得出的偶然。那个女人就是想

岁月流情

。 。 。 ◆ ◆ ◆ ◆ ◆ ◆ ◆ ◆ 。 。 。

不透。美丽的人通常都没有大脑，蠢得要命！我爸对她大概也厌了，没事就叫我去找他，撇下她带我去吃饭看电影，到处逛。我当然更不可能同情她，一个连自己结婚对象都认识不清的人，除了蠢，还能说什么？她贪的就是他的钱。”

高日安注视着她像睡着的容颜，一边仔细思考着她刚刚说的那些话。那些话怎么听，都不该也不像是一个十七岁少女口中说出的话；但他一点也不惊讶，好似早料到她会用这种揶揄讽消的态度表达她的想法。她的措辞多少也反映了这种心态。

父母离异的小孩多半敏感、多疑，对周遭一切充满不安和不信任。有些内向少言的人就有封闭自己、忧郁的倾向；有些则躁躁不安，神经兮兮的，仿佛举止都失常了；当然也有以逃家、旷课等所谓“叛逆”的行为表达不满或报复的。而黎湘南究竟类属那一种，就费人思量了。

她用的那些字眼，像是“养小白脸”、“妖冶女郎”、“故弄风姿”、“找男人”、“白痴”、“蠢”、甚至“精液”、“乱伦”等，都充满了强烈的骇俗性，可是她却说得那么不在乎。最让人惊讶的是她整个思维方式，那种成熟度，真令人怀疑她其实只是个十七岁的女孩。

他怀疑她为什么突然告诉他这些。他坚信她不会

一个陌生男子的来信

~~~~~

## 岁月流情

没有目的地让他了解这么多；不过，她既然说了这么多，他就会试着想挖掘更多。

“湘南”，他声音很低沉，相当有催眠的效果。“照你这么说，你很能理解你父母离婚的原因，也能体谅他们，那么你为什么会在此后突然失踪？”

“谁说我失踪了？”黎湘南突然睁开眼睛坐了起来。

“不是吗？或许我该说，你离开家一段时间。为什么？”

“呵呵，狐狸尾巴露出来了！”黎湘南双手枕在脑后，眯一眯高日安，呵呵笑起来。“高日安，我爸妈要我来这里，要你盘问的，就是这个吧？我不会告诉你的。你不是心理学专家吗？那你自己去猜啊！”

“你总得先给我个提示吧？”高日安笑笑的，并未被黎湘南的态度激怒。她知道她有意挑他生气，但他不会上当。

“专家也要人提示？”黎湘南声音冷冷的，眼光如冰。“你犯不着那么尽忠职守。他们在找上你之前早就找过好几个专治精神病的，都比你有名气。你把我推开了，他们顶多再将我塞给一个精神病医师，不会对你有任何微词。不过，老实告诉你，摆脱你我会很高兴，你比那些呆子难应付多了。”

“是吗？那可真是我的荣幸。”高日安答得啼笑皆